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汪彥博

助教<sub>臣</sub>常循履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吳紹昱

謄錄監生<sub>臣</sub>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謝

詢河東人

張士然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

守冢人按為文詔從之晉百官名  
曰按為太子庶子 翰同善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善曰尚書王曰乃爾先祖

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 統曰革改

封夏之後於杞杞國名周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

齊廟

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脩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

置吏屬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也 向同善注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

廢

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

三王

五臣作代

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善曰論語曰繼絕世左氏

傳晉隨武子曰彙服德也 濟曰三代夏殷周款厚也言  
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祀宋是繼絕也傳云伐叛刑

也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五臣祀善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

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

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親

亡與他事也 良曰諸絕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祀

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書曰漢書灌嬰

為發喪哭臨而去也 翰 將以位嘗侔力嘗均勢雖

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也

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善曰班

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

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 銑曰侔齊

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善曰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

葬羽於穀城向曰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殘戮謂分斷其身也

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許規切有後可冀濟曰使項羽承

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於漢全善作伏惟大晉應天順民

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望也善曰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

五人武城止戈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

德不用干戈良曰言用文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善曰

書曰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

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翰曰西戎遠國也序

謂有朝聘之次序吳蜀歸  
序各禁館京邑以館之

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

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

善作義

未足以喻

善曰

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銑曰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稱仁衆盛之美不足比也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

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

善曰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漢書曰凡二

千石以銀印青綬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

向曰孫氏謂

皓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為諸侯佩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

當時受恩

多有過望

濟曰過望謂恩澤也

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鵠鶚恤

功愛子及室

善曰毛詩曰鷦鷯鷽鷽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良曰自葉流根謂吳子孫蒙晉官爵

榮先祖也鷽鷽鳥也言此鳥憂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

網繆之惠

善同翰注翰曰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微彼桑土網繆牖戶言此思惠深也

追惟

吳偽武烈皇帝

善曰吳志孫權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聖曰武烈皇帝

銑同遭漢臣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

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

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

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



甄音真  
銑同善注

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

善曰

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曰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向曰羣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謂漢朝也堅子

策以才武定亂諡曰長沙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

善曰

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濟曰招集也百越南越之號

也言集彼武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兒

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勲未

終然至忠已著

善曰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

許貢客所殺良曰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未著明矣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

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

三葉園陵殘於薪采

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聞吳謂為吳主

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言陵墓園邑為采薪者殘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

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銑曰破吳之時武帝

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自申也

故舉勞則力輸先代

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生則異世

五色作代

已輕

向曰言論功勞則當効力於漢在德則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魏之時征伐不為晉寇也若

緣孫皓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

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

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

濟曰裁淺表明克能厭足也言淺加明異

於常人寵貴亡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 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

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壘永以

為常

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善曰何法盛潁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

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亮

翰曰監令不同蓋相類也餘同善注

臣亮言臣

五言無亮言臣

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

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

善曰

中州為洛陽庾氏顧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  
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  
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  
尚書序曰逃難解散 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操也  
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庇蔭也有  
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 **不悟**

**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

善曰先帝謂中宗元

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向曰時福謂蒙授爵祿  
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 **既**  
五臣無 **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

既字

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勑力  
同心申之以婚姻 向曰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  
國士謂分義之士申重也

纓沐浴玄風

善曰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濟曰

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教言迷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

教頻繁省闈出領六軍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良曰頻數繁多也

省闈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出總六軍者為王敦中領軍也十餘年間位超先達

翰曰言爵祿越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止足之分臣所宜守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遇無有與

臣為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則災害生止足之分臣將宜守之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

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

善曰先帝元帝也禮

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向曰謗毀讞也座猶穢也言我竊冒榮祿日復一日毀讞既衆是穢明朝以

此事聞徹而元帝崩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善

戴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濟曰區區猶勤勤也竟終祚福宰輔賢明庶也言明帝升位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

察咸允康哉之歌五臣作美實在五臣作存至公善曰尚書咎繇曰庶事康哉仲

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也而國恩良曰庶衆察官咸皆允信也至公無私也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善又有臣領中書四字則示天下以私矣何

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

盛晉陽春秋曰庾亮明穆皇后兄也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示天下私情也何者自發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問之辭

聖德無私

善曰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翰曰姻婭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中表內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然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善曰西征賦曰窺七貴於

漢庭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東京六姓章德寶后和熹鄧后安思閭后相思寶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族以為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寵也如

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言此諸黨以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盡敗者則姻親所厚近謂惠

懷等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

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豈非輕薄

也然且小過或見寬容瑕猶過也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

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

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邠都



側目而視也濟曰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

根援喻諸王也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

懼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良曰允信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不足容受也樊頓仆也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

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政何耶

言由婚姻涉衆情之嫌故致毀敗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

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閭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善作

謂寒心者也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姻進謂外戚用

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征伐謂呂霍夫萬物之所不通

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

道

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

小才之用不如防備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疑以明公正之道

處心膺

音呂

外總兵權

善曰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膺賈逵國語注曰膺脊也

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言中書令為天子心膺總兵謂為王敦中領軍也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

善曰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雖陛下二相明其愚

致我以此招禍敗佇立可待也款 善曰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

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  
不拜後為丞相翰曰二相左右丞相款誠也朝士百

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善曰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  
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  
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銑曰察官也頗少夫富貴寵

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向曰

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受職  
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遺患責爾

仰覽殷鑒量已知敝善本身不足惜為國取侮善曰毛

作弊

詩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是以愴  
觀前代之歲度已必敝誠不惜身恐為國禍

愴口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五臣本作懼屏

營不知所厝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

翰曰愴愴誠也屢數也察諒見信以臣今地不可以  
也懼愴懼也屏營徘徊也厝置也

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

書善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

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啟刑書銑曰今地謂嫌  
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願陛下垂天地之鑒

察臣之愚五臣本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

有誠字

鑒察日月

之明愚  
誠款也

### 薦譙元彥表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  
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

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  
山數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 桓元子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  
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五

臣本作  
桓子元

### 臣聞太

五臣  
作大

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

### 之義彰

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已見江淹  
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  
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流薄之代則隱逸

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善曰洗耳許由也琴

操曰堯大許由之志揮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

亦有秉心矯跡以敦

在三之節

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

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 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君

父之師

是故

五臣

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

民靜一流競

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成軌迹也皆

崇重高尚之迹言重此以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  
厚人俗訓人不為奔競也

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

平裂善曰東觀漢記曰  
羣臣上奏世祖曰

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  
負卷舒國劉淵林注吳郡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為  
神州濟曰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  
道圯毀裂分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  
所據晉唯有江南免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之地故三方分毀

善曰鄭玄曰置免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曰免置網也詩云肅肅免置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  
網禽獸而食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  
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斯五

無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善曰劉歆移  
書曰有識之

所歎懸旣瑪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  
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奔賢謂大雅君子所傷

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昞字彭子康帝崩

乃即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善曰何法盛晉

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  
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

能吞小魚魚喻李勢也既懸謂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

梟首而平蜀也言思布大化  
**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  
蜀  
**於亡齊之境**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后

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羆危國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虞羿子田以取其國  
**社預**



曰四子皆昇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  
王蠋賢令軍中日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  
而使入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  
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  
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  
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國不如享名遂經其頸於樹枝  
自奮絕脰而死蠋音蜀 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言  
庶幾思想此人於亡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  
國之墟餘同善注

遯揚清渭波

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生以  
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淠

其泥而揚其波潘安仁西征賦曰北有清渭濁波毛萇  
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  
隱逸也揚舉也渭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  
固抱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潔之行

于時皇極

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善曰周易否卦曰君子道消也陸士衡表曰遭

國顛沛

良曰皇君也極震極也邁遇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黎衆顛沛偃仆艱難也

中華有顧

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但今又曰出自幽谷喬于喬

木范睢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

翰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破賢者顧瞻而哀也幽谷深谷喬高也

此謂賢者相呼召登仕

凶命屢招奸威仍逼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

之意望謂無此望也

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而熟秀終

身寄虎吻

亡粉

危同朝露

善曰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漢書

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

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向曰吻口也虎口朝露喻危

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絮如王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濟曰抗舉也玉立言貞也誓不降辱謂不仕亂朝

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

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

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之也良曰偽庭李雄朝雖園五臣綺之棲商洛也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

雖園

五臣

綺之棲商洛

管寧之默遼海

善曰漢書曰園公綺里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魏志曰管寧閉公孫度

令行海外遂志于遼東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已曰方之  
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柳也謝同善注

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

銑曰方比殆近也西土蜀也言皆美

秀之節

夫旌德禮賢化道

五臣作導

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

五臣

哲作

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

聞

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游茲侈義聲不聞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

是先聖上務康安也豺豕喻亂賊也偷薄流競也言今賊盜澆競道義之聲無聞

益宜振起道

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

良曰言時澆薄流遯不返當須振起道義之人以勸免敝俗

若秀蒙蒲帛之徵

善曰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

濟曰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禮蒲裹車輪而徵之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

善曰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濟曰頽壞軌法囂薄也言以禮徵秀必能鎮其壞風法教薄

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五臣作也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良曰幽遐遠

夷也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知淳化

### 解尚書表

殷仲文

善曰禮道驚晉陽春秋云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翰同

善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善曰魏略王脩

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也宋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

日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何者勢弱則受制驚颺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

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

敢喻

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以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

此喻以與

昔桓玄之世

五臣作代

誠復驅迫

五臣作逼

者衆至於

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

五臣作以

身殉

五臣作殉

國

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

荅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濟曰逼迫也殉營也言桓玄之時衆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罪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已不能効

之拂衣以謝世事

遂乃宴

五臣作晏

安昏寵叨昧偽封

善曰左氏傳曰宴安酖毒

不可懷也

翰曰宴安謂晏然自安昏亂之朝寵貴也叨貪也偽封仲文為東興公也

錫文纂事

曾無獨固

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熟

朝臣勸進玄遂篡位也

銑曰桓玄進到姑熟羣臣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統

女教

宜其極法以判忠邪

鎮軍臣裕

善曰鎮軍宋高祖也言宜加重法以分忠正邪僻也

裕劉裕也

匡復社稷大弘善貸

善曰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

成濟曰匡正也貸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

佇

五臣作佇

一

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

善曰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薛綜注東京賦成禮三驅

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良曰抒洩也三驅之

禮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者言寬仁也謂用三驅之人洩

漏我微命寬縱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

立知維善曰

令人大信順之

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

翰曰

于時

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縶之謂不解尚書

皇與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

善曰左氏傳曰除君之惡

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

銑曰言

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忘進退

之理為尚書以是

以儼俛從事自同全

五臣作今人善曰毛

力助軍旅也

是以

儼俛從事自同全

五臣作今人善曰毛



有何無僂僂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  
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向曰僂僂俯  
仰也令善也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仰  
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也

今宸極反正惟新

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

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  
近於春秋毛詩曰周雖舊邦

其命惟新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周易曰品物咸亨  
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章皆舊太平之

時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

善曰尚書曰予心顧  
厚有怛怛良曰胡

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善曰韓詩  
外傳曰公

之顏居尚書之次序道達而私門塞也

翰曰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

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季友

善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 銑同善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

詩曰居河之湄 向曰振整揚舉邁行也 湄水涯旂類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善曰左氏

傳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

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

懷何以示威無德何以主盟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

雍州 濟曰屈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

河流遄疾道阻

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二州也

且長

善曰詩曰邇洄從之道阻且長 良曰邇速險阻也

加以伊洛榛蕪津塗

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東

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良

始以今月

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

鍾簾

五臣作虞

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

善曰毛詩曰鞠為茂草毛詩序過故

宗廟宮室盡為禾黍翰曰晉舊都故稱藂頤廢壞也虞鍾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為田

疇而生禾黍也

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

善曰潘安

仁西征賦曰街里蕭條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劉琨答盧諝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銑

曰廛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迴兒感舊以其月十五日奉

謁五陵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

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

向曰謁拜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

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

交集

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

也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善曰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

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也

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

衛如舊

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佇良曰繕脩也謂脩

理荒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

翰曰遠慕謂思念父祖兼復慰安陵

廟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

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銑同善注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

善作教

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善曰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思遠故司勲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善曰周禮

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濟曰司典官名主錄公勤也有休美之德者身

沒之後終益著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五臣無臣劉善無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善曰裴子野宋

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

咸寧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合密勿

佐竭盡猷道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密勿

軍國心力俱盡善曰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

慮力盡行陣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善曰

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又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

言是聽 銑曰登升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長也數布  
讚奏按度翼輔猷道也謂為丹陽長布奏以度百事輔  
新君之 項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  
大道

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  
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

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蜀  
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  
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以為捍禦有持安之功  
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

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完遠邇悼心皇恩褒述

班同三事

善曰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  
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 濟曰緝

光績功完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  
傷心焉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司 榮哀既備

寵靈已泰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曰遂啟殯曰寵靈楚國良曰生榮

死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善曰

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 翰曰草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

外虞既殷內難亦存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善曰沈約宋書曰義熙五

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閭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 銑曰虞度殷衆存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為邊患言屯難多故無有安寧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

之年



嘉謀溢于民聽

向曰幼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諫善言也  
溢滿也言揚之善言善謀滿於人聽

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說辭莫見其際

善曰穀  
梁傳曰

士造辟而言說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說辭而出不以  
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  
則說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  
誠保直莫見其際濟曰密謨潛慮謂有帷幄之算造  
膝謂近天子納諫言也說辭謂人問  
則說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

事隔於皇朝功隱

於視聽者不可勝記

五臣  
作紀

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

善曰

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克有  
成晉之柔嘉是甘良曰言隔別皇朝其功不為天子  
聞見者多也一紀十二年  
言陳力十二年遂有成也

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

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

善曰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

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翰曰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微無也言無此人不能安濟軍國之事

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善曰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

也銑曰履踐也言踐謙居寡欲之道守之彌益堅固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

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

善曰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向曰抑絕

謂拒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社不及言不封

撫事永念胡寧可

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濟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也謂者宋公

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既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

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

齊所及永秩於善人

善曰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良曰俾使烈業泯滅齊賜也秩

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

臣契閭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

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

詳議

善曰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翰曰契閭勤苦也心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穆之終始也金蘭謂與宋公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

為齊明皇

善無皇字

帝作相

善無作相

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

城郡  
公也

任彥升

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  
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

廢帝

自立

臣鸞

五臣  
作公

言彼臺司

五臣  
無司

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

五臣  
長史

錄尚書事封

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

力淺短

善曰毋丘儉表曰禹禹之朝不畜庸才東觀  
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

太

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太祖高皇帝諱

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向曰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子也家人當家之人慈愛也世祖

武皇

善無

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願字

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濟

曰世祖高祖長子布衣猶平人也同氣兄氣親之也武皇大漸實奉話

戶言

善曰尚書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良曰大漸言病進將死也話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政

也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

善作

識量已

善曰

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

頗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股鑑量已知弊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一至猶偏識也言我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分蔽暗也

**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王几之**

**側**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又曰后憑玉几銑曰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而王

憑玉几言不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善曰尚書顧命曰后憑玉

几道揚末命向曰荷負也導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引揚命也末命臨終之命也

善曰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綽曰人弃常則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

罪而召我哉濟曰嗣君鬱林王也王室不造職臣之弃常謂廢常道也得罪於宣德太后

由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

泄則職汝之由也

良曰造成也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

善同翰注翰

曰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光王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親任之篤雖與被同今空懷此無救王譏之言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

訓誓在耳

善曰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銑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未離於耳

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

善曰謂鬱林猖獗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國家之事

遂至於此也

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天下一至於斯謂廢鬱林王也

非臣之尤誰任

其咎

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

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善曰左太冲吳都賦曰起寢廟於武昌張士然表曰

園陵殘於薪采左傳楚遂啟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國尚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濟曰肅虔皆敬

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聲而泣下曰血也

寧容復

徼榮於家恥宴

五臣作晏

安於國危

善曰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

時榮乎左氏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良曰徼遮也家恥謂嗣君弃常也晏亦安也國危謂鬱林廢後也



驃騎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漢

之勲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相上將之元劉淵林注吳郡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十

里曰神州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

銑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司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天下儀

飾刑表也列岳謂比於諸侯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

善曰周禮曰司

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

為中書令向曰今之尚書古稱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

也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

善曰王隱晉書

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也詩曰予曰有禦侮濟曰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驃騎愜可也言自知不

可誰以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

善曰

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魴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主其命如鴻毛矣貫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事爾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

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

善曰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

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

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 翰曰黷汚經法也 至同體謂已與國親是同一體不為假飾而求讓名也

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善作越

為期不敢聞命

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相

子狄臣千室尚書序曰光宅天下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銑曰均同匡正隕沒越墜也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言今使同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 亦

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善作固永昌之

丹慊苦獲申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後以祜

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何法盛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懇信也慊不足也乃知君

臣之道綽有餘裕

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濟曰綽寬裕也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

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良曰苟且也且以我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之志難奪也弘

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善有臣諱誠惶以下六字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善曰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

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翰曰雲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 任彥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

臣五

作宵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

謝中

五臣無臣雲二字

臣素門凡流輪翻無取

善曰張載贈叅子琰詩曰輜車運在輪飛

骨須六翻之功翻謂猶轉翼之用言我無此能

進謝中庸退慙狂

善曰張載贈叅子琰詩曰輜車運在輪飛

狷

古縣反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善曰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向曰中庸

謂中常之人狂狷佯狂也  
慙謝皆謂不及也

固當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

刻為文而三冬靡就

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訪曰遺

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雕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濟曰鑽先王

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靡無就成也

負書燕魏空殫菽

粟躡屨

脚

齊楚徒知貧賤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

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蹻草履也韓

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良曰

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殫盡也菽豆也躡踏屨履也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

見嗤持斧作牧以薏

意

改以

興謗

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

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翰曰漢儀郡國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謂諸侯有功賜以斧鉞得專征伐也馬援為交趾太守出薏苡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時人以為南上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興太

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

臼之逸

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

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也銑曰古得罪之人皆着赭衣虜獲也言其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并

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

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

莫

欲以安歸

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

人生壽百歲中壽八十毛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百年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半矣亂

離東昏侯作亂也瘼病也安歸不仕也閉門荒郊再離

寒暑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趙臺閉門却掃非德不交毛詩曰載離寒暑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



也冬夏兼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善

秋興賦曰耕東皋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漢書楊僕上書

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藜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良曰皋澤也

控引也帶統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外雖室無趙女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兒鍾阜鍾山

而門多好事善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

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遊學也翰祿微賜金而歡同

娛老善曰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  
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  
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  
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  
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翰曰疏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日同歡娛言我祿則微

薄賜金然折芰燔枯此焉自足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

芰而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又曰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翰曰芰陵  
也可以藉生也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天祀三千景附八百

不謀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

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漢

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銑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謂應萬代千年之聖  
也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  
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

臣覺

五臣作疊

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與棺未毀締構

草昧敢叨天功

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德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

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與棺即與櫬也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壁大夫衰經士與櫬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周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向曰覺陳也離心謂如紂臣也等謂已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泥首與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

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

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

總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

善曰孟子曰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謳詩者不謳詩

堯之子而謳詩舜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濟曰獄訟之

事與詩謠皆歸於梁武所望亦同一人之例爾器謂珪璋也總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

身不堪至此大官

政當以接閑白水列宅舊豐

五臣作鄴善曰東觀漢記曰

考侯仁徙封南陽白水鄉又曰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

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也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綰與高祖同居鄴邑

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善曰東觀漢記曰初光武

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侍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  
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又曰  
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之費良同善注

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

臣雲

中謝

夫銓衡之重關

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善曰陸機顧瑋詠曰遠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

核人物也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銑曰言吏部之任難遠思之自

知不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

善曰孫綽子或

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

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

拔士者咸稱許郭也

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善曰習鑿齒襄陽者

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薦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濟同善注

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

五臣

發顧無足算

五臣

作筭

善曰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莊子蛇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論

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偶有鑒察童幼之思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

落

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為

選曹郎遷尚書也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勢也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

山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遼落而不相及也齊季陵遲官方清

亂

善曰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淆亂銑曰季末也陵遲零落也官方謂王政清亦亂

也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善曰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

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

太后臨朝於西園買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

向曰鴻都學府也不綱謂無綱紀也餘同善注

文選

主

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善曰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

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器

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王倫為亂謠曰金章滿箱尚不可長言小人在位者衆故云此矣草創惟始

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

善曰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

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貴成而不勞良同善注

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

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

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為文

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闕乏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珪章

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

善曰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為鄒侯

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

河內後封雍奴侯銑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善曰漢書

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光武即位拜鄧禹為大司徒制曰

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可封為鄒侯向同善注

善曰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不免胄禮義是創通為程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

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帝獨結紫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嘗嗟曰差強人意隱

若一敵國矣封漢廣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善曰東觀漢記

平侯濟同善注

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鄧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列侯食邑平陽濟同善注

如桓榮

善曰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

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綱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濟同

善注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善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

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濟曰紀錄也餘同注

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

善曰五侯王氏也漢

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

自海濱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諱商鳳根皆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無功既義異疇庸實

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

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

是膺 翰曰疇酬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又非偏德雖小人之性貪幸爵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

臣本

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

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

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言以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

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充二

州刺史也中興元帝也尚書郎古元凱刺史即古牧伯也太史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攢凱檮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衆士裁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言遠祖之任淺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為刺史

高祖少連風秉高

尚

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濟曰秉執也高尚不仕也

所富者義所乏者

臣五

作時

善曰富義謂段干木魏都賦曰閑居隘巷室邇心非時起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

止戈

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濟曰富義謂富於道也所乏非時言富太平之時

薄宦東朝謝病下邑

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濟曰東朝謂經仕

宋太子諮議郎也下邑所居邑

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

之老博士耳

五臣作爾

今茲首夏將亞冢司

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

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

逸之志將庶幾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不忘之亞次也

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國寢郎一月九遷為

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微荀爽欲適更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微命及登台司九十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五日翰同善注

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敗妄冒

善曰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曰言雖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棄身亦知不可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

陛下不棄管

奸

蒯苦愛同絲麻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弃焦悴

向曰管

蒯草名可以為索雲自喻也言不以我下材而垂愛與絲麻同也絲麻喻賢良也

儻平生之言

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

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濟曰平生言謂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聽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將不移平生

之言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彛章載穆微物知免

善作表

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善有臣雲

誠惶以下六字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迴此尊寵之命於常法則和穆也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暹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

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鄉邦王暕及王僧孺銑同善注

###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

治事濟曰任昉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垂拱手永為逸樂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善曰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

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也向曰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

伏惟

陛下道隱疏纘信充符璽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

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純而前疏所以蔽明也鮀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純古冕字統古纘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濟曰疏以蔽視纘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信滿內外如符璽馬充滿也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

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良曰言今塵迹與

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翰  
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聖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

鷺白鳥也以喻絮白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善曰司  
之士在庭謂在王庭

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鵬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皆海內

荒亂立為世師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也卜祝  
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

朝歌保謂伊尹物色闕下委裘河上善曰列仙傳曰闕  
為酒家傭保

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  
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寶桓公聽管仲而趙

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  
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

從而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善曰王褒講德論  
謂之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曰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濟曰製裘非一狐之皮求美必兼米衆味論為國者信資衆賢

而善無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善曰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漢書劉

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奔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

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良同善注寢議五臣作義廟堂借聽與阜

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

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與人之誦左傳臧僖伯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翰曰廟堂

謂貴臣與阜賤士也言寢息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

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善曰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

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徼古堯切 銑曰任重  
謂始安王揚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言欲  
所任人皆取實材而絕 勢門上品猶常格以清談 善曰  
徼倖徼倖猶苟且也

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  
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丰裁老而不

倦 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  
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

位貌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

卑兒 陋 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而不用

重光海內冠冕 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  
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

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  
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

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

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也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代冠

冕不絕故云重光而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善曰淮南子謂海內所推美也

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鈞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翰

曰迪蹈也言神情俊茂允蹈中和之氣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善

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

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暕俱有之故以暕映先達領袖後進善曰孫盛晉陽秋

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日暉映光明也領袖可為人之儀則

向居無塵雜家

有賜書

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

士自遠方至濟曰塵雜謂塵俗  
班彪家有賜書此言陳家亦有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

邇人曠物疎道親

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臧榮

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良曰邇近曠遠居近親道疎物也

養素丘園台階虛位

善曰謝宣遠送孔令詩曰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翰曰素朴也

台三台星主三公也言此人  
守朴丘園則虛三公之位

庠序公朝萬夫傾望

五臣作首

善曰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曹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銑曰言使此人  
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首而欽慕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忘而已哉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  
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  
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睢鄉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  
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郤之子少好學  
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  
為李公矣 向曰言疎繼祖父之德亦如是 前晉安

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

善有字僧孺三字

理尚棲約

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

善曰劉瑤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

海邠人也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

歎曰大夫獨不効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  
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書  
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  
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偏  
矣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  
約思至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債至乃集

### 螢映雪編蒲緝柳

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

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  
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  
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  
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良同善

### 注先言往行人物雅俗

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

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或問  
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

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

翰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善

曰言古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  
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  
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日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郊  
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存皆補益王政  
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銑同善注 畫地成圖抵掌

可述

善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霍  
光問以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

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  
掌而言 向曰抵掌謂擊手也餘同善注

豈直鼪延鼠

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善曰執事虞三輔決錄曰  
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

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  
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鼪鼠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  
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臨文士傳曰人有於  
嵩山下得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司空張華以



問東哲曾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駁之  
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  
濟同善注  
陳生鎮雅俗

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善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讎言訪

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  
良  
曰言陳進益於俗多僧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也

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  
善曰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

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  
翰曰東序講道之處祕寶奇珍也瑚

璉黍稷器也言二人  
可以為宗廟之任  
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善曰論語子曰

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解嘲曰鄒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銑

曰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  
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

情

善有云云字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蔡字茂緒為義興

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貢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藁本辭多冗長向曰蔡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貢襲爵蔡既長大貢上表請歸封於蔡天子許焉而蔡上此表讓於貢也

任彥昇

臣蔡言

五臣有一

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貢

奔

所請

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貢世載

五臣作

承

五臣作以

家允膺長德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

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恭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

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也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勲功錫賜也土宇謂南

康郡也卿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而深鑒止足脫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

屣千乘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良曰言兄賁有止足之鑒視所

封郡如脫屣屣履也

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

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

善曰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翰曰言大義合

歸兄也言已執匹夫之志終無二心

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

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

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

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因勅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繇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正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銳曰張純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 且先臣

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

情事觸目崩隕

善曰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

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浩塲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

一舉邀終天而子不反也 向曰先臣謂父也大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纂嗣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 情觸目則心摧墜矣 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

之節

善曰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對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

善注

濟同

是廢德舉豈曰能賢

善曰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茶引此以存讓

善注

良同

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爾

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 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

若不見免當投竄  
草澤以遂已志

不任

善作勝

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

善作以下二字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

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銑同善注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

不刊之書

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西征賦曰非

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向曰獻道藏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死當著其美業而藏諸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

# 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

著此書識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然則配天之迹存

# 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善曰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

配天鄴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憲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

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良同善

注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

退居西河西河之人皆疑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善曰

之以為夫子是擬迹也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禹

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銳同善注

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善曰東觀漢記曰王阜年

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荊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



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向曰精盛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閒牧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況堯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銘記也

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

善曰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盛進曰丞相何如人

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尊主配天則與周公同功也

體國瑞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

之道退無苟利之專

善曰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

廷出蕃謂為刺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進用忠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 五教以

倫百揆時序

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時序翰曰五教謂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于孝倫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

書藝業述作之茂

五臣作義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

作之謂也銑曰謂人有一言一行之善者 道非兼濟

藝道藝也述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

事止樂善亦無得而

五臣稱焉

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

曰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

得而稱焉  
向曰言小才能之人非大道兼濟  
之事且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者乎  
**人之云**

**亡忽移歲序**

善曰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鷓鴣東徙松檟成行**

善曰言成

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有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鷓鴣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使潘敞以伏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

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槨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

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

史斯謂之三藩也

良

人畜油素家懷鈐筆

善曰揚雄書曰齋油

素四尺葛龔與梁相戕曰曹褒寢懷鈐筆行誦文書翰曰蓄積也油素絹也鈐粉筆也所以理書也

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

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

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

言藩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魏舒之亡亦從班列

王之景行空然思慕願欲立碑

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

善作致

之者反蒙嘉歎

善曰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

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

尤歎美其惠 銑曰晉時令諸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持賜之碑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 至

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 向曰被及也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常在尋常均禁之外

故太宰淵丞相窳

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

善曰諸碑即

王檢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圭

為文 濟曰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褚同  
述親與嶷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 寧容使長想

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 畢 長陵輜 由 軒不知所適 善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曰敢有去

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  
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

焉 良曰輜軒使車也使采 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  
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

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 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

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左氏傳狐突  
曰策名委質其貳乃辟 翰曰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

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 慮先犬馬厚恩不荅而弊 五  
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 臣

作敵惟毀蓋未蓐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

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天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試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註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交龍鸞鳳通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銑曰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藉螻蟻而太宰已在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良曰弘大獎勸也隔謂蔽塞也微物雲謙言

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處也北陵謂竟陵王葬處

驗杜預山頂

五臣作立峴

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善曰襄陽記曰

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勲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戴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覲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碑也餘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同善注

文選卷三十八